

独幕话剧

打蛋飞鸡

高援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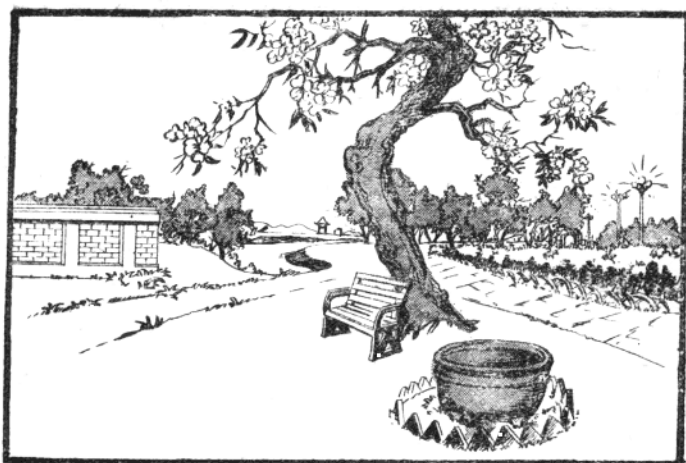
独 幕 話 剧

鷄 飞 蛋 打

高 援 著

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

1957年 沈阳



舞台設計 赫 鳳

人 物：未忠良，男，二十八岁，××局总务科办事員。

錢树紅，女，二十二岁，××工厂办事員。

馮之林，男，三十四岁，××局总务科办事員。未忠良之同事。

时 間：傍晚。

地 点：××公园的一角。

布 景：舞台中央有一棵高大粗壯的桃树，紅色桃花隨風飄舞。桃树下面是一条二人長椅。舞台的右前方有一个粗大的养魚缸，后面的路灯閃閃發光。一道磚牆从舞台的左方延伸过来，可以看出这是某机关的院牆。舞台后襯托公园的远景。

幕 啓：近处狗叫夾杂着“哎唷”“媽呀”的喊声，少頃，錢樹紅慌乱的跑上。她上穿一件白襯衣，下配一条花裙子。

紅：去！去！去！敗家的东西！

（她定了定神，手按胸口長出一口气。忽然發現脚穿的布鞋不知何時丟掉了一只。兩声狗叫，她發現自己的布鞋正被狗拖過來叨過去的啃着。她又急又气地喊叫起來。）

紅：給我鞋！不要臉的东西！給我！

（她拾起地上一根木棍拋了過去，狗痛叫着跑開。紅下。少頃，紅手拎一只破布鞋上。）

紅：瘟大灾的，把鞋給啃成這樣！（走到牆下拾起一木棍擦鞋上的泥巴。）

（未忠良身穿一套半新的料子服，足登一双黃皮鞋，慢慢地爬上牆頭，他看了看表又焦急地望了望四周，一不小心手中一个包裹掉了下來。）

紅：（惊慌地）誰？唔——是你呀！挺大个人怎么跳牆呢！

未：吓我一跳，我以为誰呢！（玩笑地）昔日張生跳牆会驚鶯，難道就不許效仿古人来个未忠良跳牆会樹紅嗎！

紅：快下來，別讓人家看見。

未：幫我一把。（扶紅跳下，恰巧踩在紅的背上。）

紅：哎唷……

未：（攙他坐在椅子上）疼嗎？來，揉一揉就好了。

紅：（剛一抬脚，馬上又放下來）沒什麼，一会就好了。

未：（察覺到）你那只鞋……

紅：唔，讓狗咬了一下。喂，你怎么才來，我坐在这足足等你有三個鐘頭。來，讓我好好看看你。嗯，比前几天瘦了。（稍停，意味深長地）忠良，一看到你，心里就覺得暖烘烘的。

未：我和你一樣。离开你就象沒媽的孩子似的，心里总是空蕩

蕩，冷冰冰的。

紅：怪事，沒來的時候心里有那么多要說的話，可是見了面却什麼也談不出來了……（有所感嘆）說起來人也怪有意思的，咱們這樣年紀真太幸福了，要怎樣玩就怎樣玩，要怎樣樂就怎樣樂。可是，到了將來……唉！老嘆！我真擔心。

未：是啊！但願月常圓，花常開，草兒常青人不老。但是，這終歸是一些空想罷了。要以馬列主義唯物觀點來看，人是要老的，東西要舊的，可是，我們雖然老了，思想卻提高了，工資也增多了，就凭我到那個時候還混不上一輛小“黑老虎”嗎？我們有了汽車，要到那兒玩就到那兒玩，只要油門一給油，“笛笛笛”……

紅：不，我不是說這個，我是在擔心將來……配不上你。

未：哎呀呀，你呀，你呀，真成問題！我不是陳士美那種喜新厭舊的人！我不只是愛你漂亮，更重要的是愛你那顆頑強的事業心和高尚的人格。

紅：（羞赧地）嗯——你說說！

未：（誠懇地）真的！也許是“王八看綠豆”對眼了。

紅：哎呀！多難聽。

未：字句是不好聽，可其中的含義還是偉大的。樹紅，今後你要多多的督促我，幫助我。

紅：別逗了，你還是多幫助我吧！我自幼生長在富裕的家庭里，小資產階級思想有時還流露，你呢，在革命的大風暴中經過多年的鍛煉，在你身上有那么雄偉的政治風度。

未：你太謙虛了。

紅：不，這個問題很重要。說明我們的愛情是建立在革命的基礎上，不然讓那些好管閑事的人又要說閑話了。

未：你盡說些孩子話，咱們也不是給他們戀愛呢！再說有我議

敢欺負你？ 噯？ 相信不？

紅：（有保障地）相信。（稍停）喂，上星期你說的事情……忘了吧？
（兩眼望着地皮，腳尖在地下亂划些什么……）

未：唔——沒忘，沒忘！ 全帶來了。（伸手從椅旁拿過二個紙包）給你，這就是那種銀灰色的泡沙，一共八尺。

紅：買这么多干什么，女同志做襪衣七尺都用不了。真“老趕”！
噯！ 這……

未：噢，你不說洗臉盆漏了嗎？ 我順便就買一個來。

紅：（滿意地）你这个人哪，什么話也不能同你講。

未：樹紅，我還給你帶來點禮品，最使你高興、滿意的禮品。

紅：什么？

未：猜猜看。

紅：手表！

（未搖頭含笑。）

紅：料子！

未：不對！（臉上忽然罩上紅暈，羞慚地低下了頭。）

紅：我知道了，是……訂婚戒指。

未：不對。

紅：（着急）哎呀！ 我不猜了。這個也不對，那個也不是，除了這些还有什么值錢的？ 你盡逗人！

未：別着急嘛，把嘴張開。

紅：干什么？ 我不，你又該使壞了。

未：來吧，一會你就知道了。

（紅無奈仰起頭，張開嘴。未從衣袋里掏出境東西扔進紅嘴。）

未：別吐，別吐，是棗，這還有栗子。

紅：（撒嬌地）你頂壞了！

未：你看這又是什么？

紅：梨。那什么，你忘买了吧？

未：什么？

紅：（悠閒地晃動脚尖。）

未：咽，买来了！照你的尺寸买的。

紅：唉！布鞋真不抗穿。

未：不抗穿？咱們換皮的。来，試試看！（从鞋盒里拿出一双半高跟米黄色皮鞋，擦了擦鞋面給紅穿好）不坏，就是后跟稍高些，不过这一来到显得更有綫条了。

紅：一共用了多少錢？

未：（大方地）不多，不多，三十几元。

紅：十五号我們發薪，你先晚用几天，發了薪就还你。

未：（故作生气）还！还！还！还什么？就象兩個人似的。

紅：（堅決地）不，一定要还！我自幼就有个怪脾气，不願占別人的便宜。

未：哎呀！我的天老爷，我是誰？你是誰？怎么总分家呢！

紅：好，好，不还，不还。这样說行不？咽！总拗不过你！不过我心里总觉得不太得勁。

未：知道，知道，我心里明白，剛强嘛！

紅：有些女同志在談恋爱时，总跟对方要这个要那个，我……

未：唉，你这想那去了！五指伸出还不齐呢，人和人那能一样呢！（顺手打開一个包裹。）

紅：衣料！好漂亮的顏色。你真爱花錢，誰讓你給我买这个？

未：（慌忙解釋）不，这是我……

紅：（感到自己不太含蓄）啊！給自己买的。

（未輕輕放下衣料，長嘆一口气。）

紅：唉——看見这塊衣料倒勾起我一件难心事。

未：什么难心事？講出来听听，我能帮忙一定尽力而为。

紅：算了，沒什麼。

未：不，你一定要告訴我。

（紅剛要說又為難的低下了頭。）

未：說吧，別讓我着急了。

紅：（慢吞吞）有一個人他要送給我一塊衣料……你說我當要不當要？

未：（慌極）誰？是男的還是女的？

紅：和你一樣。（把剛從樹上摘下的一枝桃花插進未的衣袋里。）

未：噯——我們憑什麼要人家的東西！我有錢，別說一件，就是十件、百件，又有什么了不起的！（把衣料大方地扔給紅。）

紅：（遞給未）不，不，不！你別誤會我的意思。第一，我現在有穿的。第二，你是領導人物你應該穿的好一些，我呢，小小辦事員穿什麼不行？

未：噯——你是女同志嘛！來，收下。女人嘛，要打扮的象桃花一樣鮮艷。（把料子塞給紅）可別生我氣呀！我是想以後買塊質量好些再送給你，所以……

紅：得了吧，扒門縫瞧人把人都看扁了，我連那點政治修養都沒有嗎？

未：喂，剛才你說的那個人……

紅：算了，別問了。

未：不，一定要告訴我。

紅：來，咱們談些別的吧。

未：哎呀！人家急的火上房，你倒象沒事似的。

紅：咳！真沒辦法。好，告訴你。

未：（神秘地）誰？

紅：誰？我爸——爸。

（紅放聲大笑。未長長吁口氣，覺得身輕意快。）

未：我以为誰呢，鬧了半天还是我老岳父呀！你这个調皮鬼！

紅：別鬧，（温情地）忠良，說起来也怪，那么多小伙子追求我，可我偏偏就选上了你这个傻瓜。

未：（也不示弱）是啊，我一出門后面就跟上一大串女同志，可我也偏偏爱上了你。

紅：忠良，不怕你笑話，为了你我曾偷偷写过保証条件。

未：唔——真的，在那？拿給我看。

紅：別看了，怪难为情的。

未：怕什么，来，給我。

紅：不嘛！（跑開。）

未：好啊！我可要动武力啦。

（未追了上去，正好和馮之林打个照面，未神經質的退后一步。馮上穿一件黑色球隊背心，披一件半舊布上衣，下穿一条料子褲。戴一付薄边近視鏡。看見未又高兴又气惱。）

馮：哎呀呀，我的老先生，你算把我泡苦了，下了班我就等你，真是傻老婆等痴汉子！咳！你呀，你呀……

未：（輕聲）你嚷什么？也不分家里和外头。

馮：嗓門高怕什么？也不犯法！（忽然神秘地）喏，是不是在这等对象呢？

（未此時已成了热鍋上的螞蟥，神情很不安。）

未：（制止地）你少說兩句行不？

馮：別裝蒜了！我是过来的人了。等一会来了給我介紹介紹，我帮你參謀參謀。女人的心一时半时可摸不着底呀，尤其咱們才是个小小的办事（員）……

（未怕他暴露出自己的身分，急想出个解圍的办法來。）

未：（高聲）錢樹紅同志，来，給你們介紹一下，这是科里的老馮同志。

(馮急忙戴上近視鏡，穿起披在身上的衣服，很尷尬地走上前去。)

馮：我叫馮之林。

紅：您好。

馮：(抱歉地)好，真对不起，我沒看見还有个人在。

紅：(很有風度地)沒什麼，沒什麼。

馮：(表白)真糟糕！我是一千六百度的老近視，一摘下鏡子就變成什麼也看不見的瞪眼睛了。工作忙吧？

紅：還好，不太忙。

馮：是啊，那個機關也不能怠慢。(沒詞找詞)你們……今天出來玩？

紅：嗯。

馮：(轉話題)不壞呀，老朱這個人不錯呀！年青、肯幹，我們領導上很喜歡他……

朱：(忙截住話)別夸我了。老馮，到這邊談談吧！

紅：(以為他們談工作，覺得在此不方便)你們談，我買些水果來。(下。)

(馮望着紅的背影。)

馮：(惊奇地)是她？你怎和她搞上啦？

朱：(驕傲地)看，多漂亮！見過嗎？

馮：面熟！

朱：在那？

馮：大概在咱們機關俱樂部。

朱：胡扯，她是工廠的，怎麼跑到咱們機關俱樂部去了？

馮：大上个星期六咱們機關不是舉辦一次晚會嗎？我在門口碰見小吳了，正好我手中還剩兩張票就給了他一張，這時身後有個女同志拉了我一把，你大嫂一怔神，我也莫名其妙，挺大姑娘拉我一下干什么！沒等我開口她就身分証掏出來了，說她是什麼工廠的幹部，要我把那張票送給她，還說送

給她落個人情，幫了同志忙，不然放在口袋里豈不白白浪費了！我一想也對，再加晚會已經開始，你大嫂直催，我一順手就給她了。

未：別扯蛋了！她那能干那種事！再說天底下模樣相似的多啦！

馮：噯，你別看我近視，只要讓我看見了准沒錯！算啦，不談這個。老未呀，談的時候犯老毛病沒有？

未：什麼？

馮：吹呀！

未：誰挨兩次批評還不改？總犯還行！

馮：你呀，就是這個老毛病把你害了。論外表吧，年青、英俊，家庭又沒經濟負擔，可為什麼咱們機關的女同志都不愛接近你呢？

未：算了吧！就咱們機關那幾頭爛蒜哪！一個個象豬八戒他二姨似的。

馮：你看，兩句話沒說完又吹上啦！瞪着牛眼說夢話。老未呀，你這個毛病要不趕快克服，在今天的社會里你就行不通，你就找不着對象。

未：老馮，你可別把話說絕了！

馮：好，即使是找到了也不是好貨，也處不長！

未：木頭眼鑲看不透！下禮拜六就結婚給你看。

馮：結婚？發昏吧！你也不用固執，我把話說到這，象你這樣搞啊，別說成不了，就是成了將來也是一大堆亂綫頭。剛認識不到半个月，她的思想怎麼樣，工作怎麼樣，生活作風又如何？你都了解嗎？反過來說，在這些方面她又了解你嗎？

未：怎麼不了解！經常上黑板報，你說思想怎麼樣？

馮：那可要分清是表揚還是批評！

未：（無言可答）那……能批評她嗎？

馮：怎麼不能？她有什麼了不起的？老未呀，冷靜點好好想想，那麼漂亮講究的姑娘，居然跟一個剛認識兩個禮拜的辦事員結婚，你說這裡面有沒有文章？

未：我倒看不出有什麼文章！況且結了婚生米做成熟飯，別說辦事員就是勤雜員她也不得不跟我過一輩子！

馮：你這是什麼思想？好了，不談了，我還有事，明天找時間再扯扯。對了，托你帶的褲料你快給我！

未：哎……

馮：（切念）為了這塊衣料，你大嫂足足跟我吵了一個星期，今天要再不給她買回去，連晚飯都吃不消停……唉——對她真沒辦法。

未：老馮，大嫂是不是等着穿？

馮：她妹妹下星期三結婚。已經和服裝店約好了今天七點去量尺碼，你大嫂在那等我，看現在都快到七點一刻了。

未：（裝出一副可憐相）真對不起你。

馮：（吃驚）怎麼！光顧談戀愛，忘給我帶料子啦？

未：不……不是！我是說這麼回事，樹紅，也要做一個那樣色調的褲子，我尋思大嫂不急於穿，我手頭又沒有那麼多的錢，她呢……她还非要不可，我怕因為這件小事影響我們之間的感情，就把那塊衣料送給樹紅了。

馮：（慌極）你……唉——讓我說你什麼好呢！你真是個物件！你大嫂那個脾氣你还不知道嗎，什麼事我不得讓她三分，你這不是叫我坐蜡嗎？

未：（央求地）你回去好好跟大嫂講講情，我實在是出於無奈！

馮：咳！你這叫辦的什麼事呀！這叫我回去怎麼交代呢？（不安地來回走動着，忽然想出個辦法，拉住未的衣袖）有了，走！

未：（不解其意）到那兒？

馮：到服裝店把料子取出來呀！

未：（隨機應變）唉！晚嘍，當時就這個了。

馮：怎麼？

未：裁了。老馮，殺人殺個死，救人救個活，你就成全兄弟這盤棋吧！你還是回去跟別人先借一步，我明天一定想辦法！好不？看，還有半小時商店就下班了。

馮：咳！今天要不是那份總結催的急，我才不求你呢！把料樣子給我！

（未從上衣袋拿出料樣子給馮。）

馮：對了！晚間科務會議你又沒參加，收發室說你進院了，可大家找遍全局也沒找到你，把科長氣壞了！唉！你呀，戀愛都戀迷了！（欲下。）

未：老馮！我看時間快來不及了，你是不是從這……（指窗。）

馮：我也不是條狗，干麼爬牆啊？

（紅手拿兩瓶汽水上。）

馮：咳！下午發了薪，也沒請個假就溜了……

未：（止住）好，好，我全知道了。快回去吧，時間要不夠了。

紅：（客氣）馮同志，喝瓶汽水解解熱吧！

馮：（風趣地）謝謝吧，我現在够涼的了。（下。）

紅：（不滿地望著馮，汽水放在椅子上）忠良，你怎麼領導的？下級見上級這麼放肆！不三不四，大喊大叫的真成問題！

未：（擺出一副首長的架子）啊——他是我一手提拔起來的幹部，對我總是這樣！別看他有點小脾氣，工作起來可象一隻牛。我們科里就是這樣象親兄弟似的，沒有大小幹部之分，這是我一貫的民主作風。可是，有的科長就不是這樣了，把自己的單位搞成個獨立王國，關上科長辦公室的門他就是一手遮

天的皇上，發號施令，作威作福，我看不慣這種缺乏民主空氣的領導作風，我反對，我……

紅：象你這樣也不好，將來不就形成沒大沒小，沒里沒外嗎？這是培養落后的無組織、無紀律的劣根性！

未：那倒不見得吧。

紅：方才馮同志不是跟你反映，你們科里有一個同志今天下午發薪後沒向你請假就溜號了嗎？

未：（被這一問，正刺中痛處，但是馬上又鎮靜下來）是啊！是啊！這是他的老毛病了，我明天一定找他談一談，批評批評他！（轉話題）算了，不談這些傷腦筋的事了。

紅：（有所領悟）你看，我來不來就先干涉起你們科里的事情來了，工作一天很緊張的該換一換新鮮空氣了。來，喝點汽水吧！

（二人不約而同的用牙去咬瓶蓋，他們又不約而同的察覺到這種行動給對方的印象將是不太風雅。）

紅、未：（同時地）咽——真硬。

紅：我這裡有刀。（起瓶蓋。）

未：樹紅，把你的保證……

紅：別看了，怪不好意思的！

未：我可要生氣了！

紅：（無可奈何地）那……可不許你念。

未：好！好！（一邊看一邊露出滿意的笑容，不知不覺地念了出來）“我最親愛、最理想的人，你那樣強烈的占有了我，世界上缺少你，我就不能活下去，我保證永久的愛你，同甘共苦，不嫌你地位高低，不計較你工資多少，我要一直愛你到死，絕不變心。忠良，你是我的。你的紅，八日燈下。”

紅：（推過信）該死的！我不是說過不許你念嗎！

未：怕什麼？這裡只有你和我。

紅：當然你沒關係了。（忽然發現椅子下有一本書，她拾了起來）誰丟掉的書？

未：唔！我的，大概是剛從褲袋丟掉的。

紅：（念）“正確對待入黨問題”，（惊奇地）忠良，你不是黨員嗎？

未：（尷尬地）啊……其實嘛，黨員不黨員只是個形式問題，要從思想水平、工作能力來比較，不是我吹，把科里的任何一個黨員拉出來，我都敢……

紅：（關切地）入黨不是更好嘛，黨員提升的就快，名義上也好听，對革命貢獻也大。

未：（順從地）是，是，我一定按照你的意思去作，（無中生有）不過我個人規劃里早已訂上了，一年入黨，一年零兩個月內我要升到正科級，五年以內我要達到專家水平。樹紅，明白嗎？專家！

紅：（感到驕傲）明白。

未：（志得意揚地自我吹噓起來）現在嘛，我正在寫一篇論文，關於發展重工業的論文。爭取五年內考取博士學位。

紅：關於發展重工業的論文……噢！您不是搞總務的嗎？

未：（被這一問呆怔起來，可是馬上又平靜下來）是啊，我是搞總務的，可這和寫論文沒矛盾，因為什麼呢？因為我這個科長和別的科長不一樣，我不喜歡把自己埋在事務主義的文件堆里，我願意獨立思考，關心國家發展的關鍵問題！現在國家發展中的關鍵問題是什麼呢？是集中一切力量建設社會主義！要建設社會主義，必須使國家工業化，要使國家工業化必須優先發展重工業，所以我对國家社會主

义工业化特别感到兴趣，尤其是对重工业，比如首先发展重工业相应的發展輕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啦，商品价值消灭剪刀差啦，以及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發揮了高度的劳动热情，生产了大批双輪双铧犁，进而加强了工农联盟啦，总路线是照耀我們各项工作的灯塔啦等等。我很爱研究这些问题，同时在探討的过程中也發現了一些重要问题，我认为有写一篇論文的必要，现在我基本是半天工作半天写論文，这件事局長很支持我。

紅：忠良，你真能干！

朱：那里，还差的远哪，也是在一边研究一边学习。

紅：你太虛心啦！

朱：謙虛会使人进步，只有一瓶子不滿，半瓶子晃蕩的人才覺得自己了不起哪。噯！树紅啊，結婚以后我把你調到我們机关来一起工作，一塊学习，將來你再給我生个胖小子，树紅，我們的生活該多么幸福、美滿哪！（此時已在空想的櫃子里裝滿了空虛的兴奋。）

紅：不，第一个我們不要男孩！

朱：为什么？

紅：男孩淘气不討人喜欢，我們第一个要女孩，把他打扮的漂漂亮亮的，在各种晚会上領着她一走，該多招人羡慕啊！

朱：对，男孩也好，女孩也好，总之我們要有个孩子。（少頃）树紅，我那个計劃你还有什么意見？

紅：結婚我百分之百的同意，只是太匆忙些。

朱：那有什么关系？

紅：不，我們剛認識几天就結婚，別人又該說我处理个人問題不慎重了。

朱：你怎么还这样封建呢！这是我們私人的事情，誰管得着！再

說我們相處的時間雖然短些，可是，真正的愛情是不受時間影響的。

紅：不，我看……

未：（逼近一步）你了解我不？

紅：（千嬌）了解，非常了解！

未：相信我不？

紅：相信。

未：這不得了！你了解我，我了解你，你相信我，我相信你，在互相了解、相信的基礎上結婚，誰又能說我們什麼呢？

紅：你說的都對，不過是再等等吧！

未：我……等不了啦！

紅：為什麼？

未：現在科里有一種空氣，是一種對我各方面都不利的空氣！

紅：（關切地）發生了什麼事？

未：唉——本不想告訴你，怕你為我作難，可是……

紅：你別吞吞吐吐的讓人心里着急。

未：是這樣的，我們科里最近有個女同志總找我談思想、談工作，千方百計的主動接觸我，我認為同志嘛，互相交談些問題有什麼關係！可是最近有人散布說我們倆在搞男女關係！

紅：（慌地）啊，真的？

未：根本沒這檔事，當然了，她長的漂亮，我所愛的並不是外表，而是思想。可她的思想却很糟糕，她所愛的不是我而是我的地位。

紅：（酸溜溜地）漂亮頂什麼用，不能吃，不能穿！

未：是啊，最近她聽說我和你搞上了就非常嫉妒，背後造謠說你不是真正愛我，說我亂搞男女關係，你說氣人不氣人？